

聖瑪利亞的學生是完全寄宿的，每一個月准許回家一次，必由父兄或姐妹來接，課後會客，也只有上述性質的人纔能獲准，其餘尤其表兄弟完全拒絕，任是這樣的親人，會客時，會客室的對面

便是金監先生，既然要採取嚴格的監視政策。而外籍教員則於週末或星期日輒與洋水兵縱馬奔馳，喝得醉薰薰的在半夜自校外歸來，其手挽手的進出於學校大門，那更是常事。因此，我對於孟

子所說「入國問禁」的一句話，在那個時期，得到更深的了解。無怪我們的達官貴人、富商大賈都願意想盡方法把他們的女孩子送向這個保險箱似的學校了。（未完待續）

道藩的三個心願

蔣碧微

距今三十二年前，抗戰初期，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上旬，道藩在他每天為我寫的「筆記」裏，其中有「儼若遺囑」的三項付託：

「我不相信我會死在這次戰爭之中，但是我果真死了，我又有什麼憾恨？現在想起有幾件必須求你的事。你將來如果能够設法去做，我虔誠的希望妳讓它們一一實現。

（一）請將我所著的劇本，彙集齊全出一部專集。

（二）假如我的各種作品還沒有焚毀，請為我出一本畫冊，作為我學美術七年的紀念。

（三）我最近幾個月的筆記，妳可以加以刪改，隱去關係人姓名和字句。在適當刊物上發表，作為我和妳的愛情紀念。

妳能為我做這三件事，我即使死了，死也瞑目。」

平生服膺「人無信不立」的我，三十多年來

，為道藩所囑托我的三件事，縈繞於懷，未嘗或忘。民國五十四年十月，我開始發表回憶錄於皇冠雜誌。內容共分兩部：「我與悲鴻」和「我與道藩」。「我與道藩」一書，即以道藩和我歷年往來書信所輯成。這算是我完成了道藩的三件囑托之一。道藩在皇冠刊載我的回憶錄時期，逐期細讀，頗為感動。他曾在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六日，亦即我們「十年緣盡」，作理智的抉擇，坦然分袂的七年以後，又寫來了一封長信，茲將全文抄錄於下：

「雪：我今晚打電話給你，你也許覺得很奇怪！自從我們送平陵兄靈柩落葬的那天，自陽明公墓墓地送你回家以後，又是幾年沒有見到你了，也許你以為我會忘記了你吧。然而，自從我遵照你的意旨，遷出溫州街九十六巷十號，至今已七年多了，我沒有一天不在想念你。三年前，自我受洗成為基督徒，我便常常在星期日上午十時半

至十一時半，到溫州街九十六巷五號信友會教堂做禮拜。每一次，都可以從教堂樓上的窗戶，憑眺我和你一同住過十多年的屋頂，我會很多次的以我虔誠的心，向上帝禱告，為你祈福。平時，每天也總會有許多事物，使我觸景生情，想到了你。凡此種種，你相信嗎？最近十一個月以來（自從你發表「回憶錄」起），更使我每月都有幾次緬懷往事，深宵不寐，尤其是開始讀你的「我與道藩」幾期以後，越是如此。

昨晚（現在已經是六日上午三時了）讀晚報，知道寇拉颱風雖然不算強大，但據此間美國軍方氣象人員說：可能會降豪雨。所以美軍、美僑都在作妥善的防水準備。回想起波米娜颱風襲臺時，我通化街住宅園中積了兩尺深的水，祇差一截便將進入屋內。素珊是向來怕水的，看到那種情景，居然引發了心臟病，病了一個多月之久。上月初臺北大雨，大門口街道上祇不過積水數寸

，她即已憂懼不寧，鬧着要上草山（她本不喜歡上草山，更不願住這幢房屋）。當時我說：

「根據我的判斷，絕對不會像數年前的那一次一樣！」

她說：

「我一見街上的水這麼深，早已心慌意亂，如果再像上次一樣，那我會被駭死的。」

於是，我們祇好匆匆的開車避到草山。便在那個時候，我就想打電話給你。不過，旋即我又想到，我自己既已判斷這一回決不會釀成水災，那又何必引起你的一場虛驚？考慮再三，結果仍還是沒有打電話。——這是近年來我第一次想打電話給你的經過。

「昨天晚上六點鐘，到是由我主動避到草山來的。我在汽車裏一直在想，無論如何都要打個電話給你。因為你現在住的溫州街九十六巷八號之一，屋基比十號更低，以前就會幾度幾乎進水。尤其是我想假若臺北市區雨大，海水因颶風吹動，發生海嘯，倒灌進淡水河，溫州街便會有被水潦的可能。到那時候我和素珊得免於水災，而你反遭水厄，我的心能安嗎？因此，我鼓起勇氣，撥了你的電話，誰知接電話的不是同弟（筆者註：即自幼隨我之女傭），那位下女聽不出我的聲音，連連問我找誰？逼得我不能不講：「我找蔣先生。」她總算聽懂了，於是，我又聽到了你的聲音！」

「當我聽到你爽朗、甜脆的聲音時，使我心跳不已。在驚喜之餘，也許我有點激動，因而祇簡短的交流數語，一次嚮往已久的通話，便這麼

令我悵悵然的結束。

「然而，通話後，十點半鐘我便上床就寢，却是直到深夜兩點半鐘還是睡不着。我心知今夜失眠已成定局，不如爽興起來給你寫信。這便是我忽然又跟你寫信的由來。——此刻已經是上午三點五十八分了，颶風還不算大，雨勢也不見得怎麼猛，大概你所在的臺北市區也跟草山一樣。果若如此的話，那麼我們大家又可以僥倖的免除一次風水之災了。」

「我有許許多多的話要和你說，也有許多關於我們兩人的文字，——我所寫的文字要給你看。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必須與你商量，假如你不拒絕和我見面的話，請你指定一個時間（每星期一下午、星期三上午我必需到中央常會）。我將登門拜訪，和你長談一次。如何決定，希望你寫信寄到我的家裏，我自會照辦。祝你平安快樂！

宗上五十五年九月六日
上午五時於草山」

便在我接獲他的這一封信後，道藩經常前來訪我，他曾和我熱烈談論我所發表的回憶錄，對於我用這種方式，達成三十二年前他的第二項囑托，表示非常的贊成和欣慰。他曾說：

「藉由你的回憶錄，我可以不朽了。」

又說：

「我們不要去管外間的風言風語？只要完成我們的誓願就好了，說不定，回憶錄還會有續集咧。」

記得當時我的回答是：

「續集我是不寫了，要寫就該你寫。」

事實上他後來確曾執筆寫過若干片段，祇是因為健康關係，斷斷續續難成篇章。他也會將稿子送來請我過目，可惜為時不久，他便住進了醫院。

至於道藩的第一項囑托，編印劇作專集。道藩從前寫的劇本，曾經陸續由正中等書局，印有單行本問世，最後的版本至少也在二三十年前。到臺灣後，我也曾多方搜羅，但是至今我手頭所擁有的，亦唯有一部民國二十四年出版的「自救」而已。其餘的劇作，以我長年離羣索居，絕少涉足市塵，實在是無從尋覓。因此，為道藩出版戲劇全集的願望，我唯有暫時擱下，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得有意外的機緣，使我達成斯願。

「張道藩先生畫冊」，我認為是道藩三項囑托之中，最關重要的一項。道藩學畫，曾有七年的歷史，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民國九年一月，道藩從上海飄洋過海到達倫敦；他在曼徹斯特唸了半年中學，又在克乃芬姆學院就讀一年以後，他便成為倫敦大學學院美術部（Fine Art Department of University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第一個中國學生，三年後他又領到該院第一張發給中國人的畢業文憑。然後，他到世界藝術中心的古都巴黎繼續潛修，道藩和我，便是這時在巴黎結識的。

時人常謂道藩兼具政治家的風度，和藝術家的氣質；這兩者之間，容或有未盡調和之處，因而使他的心情每每陷於矛盾。在我看來，此一說法可能祇是浮泛之論。事實上，凡是對道藩的為人性有所瞭解的朋友，無不盛讚或激賞他的坦

率真誠與慷慨熱情。我可以說，道藩自民國十二年在倫敦加入國民黨以後，他確實是以其對於藝術的如火如荼熱烈情緒，去從事黨政工作的。

道藩參加國民黨是由於邵元冲、劉紀文兩位先生的敦促和介紹，他起先會一再表示他對於政治缺乏興趣，雖然他出身於醫務世家，但是他不喜歡那些官僚政客們勾心鬩角，爾虞我詐的作風。他要避免捲入政治漩渦，所以他才選修美術和文學，他認為這兩門行道，都是與人無爭、與世無忤的。當然，依我的瞭解，那也由於他對美術文學強烈的愛好和興趣。

後來道藩因邵元冲、劉紀文兩先生懇摯的友誼所感動，同時也使他確認要想打倒軍閥和腐敗的政府，只有參加革命黨，因此他終於成了一名國民黨員。幾乎從一入黨起始，他便用最熱烈的心情，和最負責的態度，盡他革命黨員的職責。他入黨伊始便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倫敦支部評議長，由倫敦而巴黎，道藩一直都是歐洲國民黨同志的中堅份子，同時他也和一些藝術家和文學家們的小團體交往頻繁。當年我們一羣朋友在歐洲組織的天狗會，在首要人物謝壽康、劉紀文、常玉、邵洵美、徐悲鴻、陳登恪、孫佩蒼、張道藩等諸先生之中，道藩無疑是其中最活潑風趣，熱心誠懇之一員。一個嚴肅而認真的革命黨人，和一位豁達而又洒脱的藝術家，就道藩來說確能表裏一致，溶而為一，從不會予人未能調協的感覺。

民國十五年學成歸國，道藩由於一項入虎穴、索虎子的危險任務，險些使他成為國民黨的烈

士。道藩被派赴貴州主持黨務，當地的軍閥周西成把他和其他的同志逮捕下獄，他曾忍受形形色色的酷刑，拷掠備至，並且被視作待決的囚徒。但是這位文弱書生和藝術家，却能咬緊牙關，誓死不屈；甚至能够運用機智脫離虎口。艱險萬分的逃抵廣州。抗戰勝利後中央電影公司所攝製的影片「密碼」，就是他所編寫的這一段親身經歷。

道藩的忠黨愛國，勤慎廉明，政治家襟懷和藝術家風度，相互激宕，交替輝映，由而鑄就他迥異常人的風格和事功。形諸於他畢生殫智竭慮，鏗而不舍的事業，也同樣的是雙軌發展，殊途同歸。道藩以文人、藝術家從政，他的職務和興趣所至，使他終其生與文化藝術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道藩從民國十七年起一直連任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以及中央黨部組織部和社會部的副部長，宣傳部長，海外部長。政務官他做過南京市政府秘書長，浙江省教育廳廳長、交通、內政、教育三部次長，以及在臺時期的立法院長。在文化教育方面，他擔任過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電影企業公司和中國廣播公司、中華日報社的董事長，以及國立政治大學、青島大學的教務長等職。

數十年來，經道藩一手創辦的全國性文化團體和機構，有中國文藝協會，中華民國全國美術會、國際文化合作協會和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等等。同時他更不遺餘力的獎掖提拔文學藝術方面的人才，所以他創設了文藝獎金委員會。文藝、戲劇、美術圈裏的人士，大家都推崇道藩是有力

的領導者，能够推心置腹，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非僅由於道藩為文化藝術界致力最多，同時也因為彼此之間的氣質相投。

道藩辭世已歷一年，就他個人來說已臻蓋棺論定的階段。我們就他在政治和文化藝術雙方面的貢獻與成就而言，他所付出的心力既然是雙管齊下的。個人認為最公平的論斷，應該是從他藝術家的氣質，以衡其政治上的成就，而自政治家的作為，以衡其對於文化藝術的貢獻。

我願意在此重提曾經轟動一時，議論紛紛的一件往事，以此作為我上述論據的註腳：道藩在政治與藝術雙方面，是何等煞費苦心的在兼籌並顧，竭力求其兩全。民國三十五年十月，時年八十有六的國畫大師齊白石先生抵達南京。在平靜無波的首都文化、藝術界掀起一陣高潮。道藩是全國美術會的理事長，我則擔任該會秘書。齊大師的南來，由全國美術會負責招待，由於我和齊大師是舊識，於是便由我挑起較多的事務工作。

有一天道藩來告訴我，他很想拜齊白石先生為師，不知道齊先生願否收錄他這個荒廢繪事已久的門徒？尤其，他還有一層困難處，那便是齊大師訂有嚴格的規定，他收門徒必須行跪拜大禮，以昭鄭重。而道藩則身為革命黨人，國民政府的特任官，他不能違背政府的禮俗規定，——以三鞠躬為最敬禮。

道藩請我去向齊先生提出他三鞠躬拜師的請求，其結果是齊大師破格依允，一口答應。當我把這話告訴了道藩，他高興已極。當天便寫了一封信給齊先生，由衷表示他內心的感激和欣幸。

同時，他一口氣發出一百多份請柬，遍邀國民政府五院院長、教育部長、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大專院校的校長、中常會全體常委、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全體委員、中央通訊社和首都各報社社長、記者，參加他的便餐招待，同時觀禮。後來，他曾在那個盛大隆重，別開生面的拜師席上慷慨陳詞，特別強調的說：

「我所以更要拜齊白石先生爲師，除了對先生的崇敬。希望引起全國同胞，以及全世界人士對於中國繪畫、金石最高超的藝術，有更深切的認識。此外我是沒有任何其他企圖的。」

拜師典禮係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三日晚間舉行，在此前一日，道藩又給國民黨蔣總裁上了如次的一個簽呈：

「敬呈者：道藩爲發揚尊師重道精神，開展本黨文化工作，俾能對文化界、藝術界發生重大影響起見，特拜高風亮節，譽滿中外，八十六高齡之畫家齊白石先生爲師。並訂於十一月三日下午六時，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文化會堂舉行拜師典禮。希望此一事件，不特引起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對中國固有文化與藝術有更深切之認識，而中國尊師重道之精神，亦可藉此獲得恢復之機會，以糾正今日一般青年以爲自己向教師買智識，而不知尊師重道之觀念。」

「惟念道藩爲 鈞座忠實信徒，亦爲 鈞座多年幹部，今忽有如此非常之舉動，又無適當機會先期呈明，自當簽呈報告上述緣由，想必能獲得 鈞座之嘉許也。此種瑣事，自不敢委屈 鈞座及 夫人親臨指導，謹附呈邀請觀禮函十份，

如經國、緯國伉儷，或侍從之其他同志樂於蒞教，至深歡迎。所有詳情，容另具報。謹呈
總裁 蔣

職張道藩謹呈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
「以己身示範作則，動天下之視聽，開風氣之先聲，我嘗以爲二十三年前道藩的那一次拜師典禮，苦心孤詣，值得令人敬佩。」

忙碌緊張的政治生涯，限制了道藩在文學創作，和繪畫藝術方面的發展，時至今日我仍認爲這是一件頗足惋惜的事。七年的海外苦學，一生

的志趣所寄，道藩在美術上給後世遺留了些什麼呢？

今年六月十二日，爲道藩辭世週年忌辰，我把所收藏的幾幅道藩的作品，畫八幅，字四幀，用彩色照相製版印成畫冊，分贈親友，以資紀念，藉以完成道藩生前的一大心願。承楊兆青先生爲此事奔走連絡。中外雜誌編者爲表示對道藩的崇拜和悼悼，賜予寶貴篇幅刊登本文。隆情高誼，都是使我私衷銘感不已的。



八六高齡的齊白石先生，在道藩拜師以後，特攝一影贈給筆者，許我列為門牆。